

吉林市革命故事集

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編

赵尚志在狱中

1927年4月初春的一个下午，吉林第一监狱的法警正高喊着犯人的名字从死囚号里往外提人。这里的囚犯都知道，

“上午提人是审讯，下午提人是执行（枪决）”，监号里的囚犯们都屏气听着。3个关在死囚号的土匪被提了出来，往外押解时一个人高喊：“兄弟们，爷儿们，来世再见吧！”这凄惨绝望的喊声，使整个监号里鸦雀无声。不一会，未决号的监门打开了，“赵尚志、韩守本出来！”一个老看守在喊，“二位先生，给你们道喜了！”若问给犯人道喜意味着什么，他俩都明白，死神就要降临，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了。可他们并没有惊恐，毫无惧色地走出了监号。监狱有个规矩，凡被处决的人犯均出西门赴刑场。赵尚志、韩守本被敌人绑着，押出了西门。出监狱大门不远就是一个土屋子，刑警把他俩和土匪押到土崖下，令他俩面对土崖跪下，赵尚志说：“老子不跪，站着死！”韩守本说：“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不一会，枪声响了，三个土匪应声倒下了，赵尚志、韩守本依然挺立在土崖下。一个军法官说：“好样的，带回去吧！”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想借此吓唬一下这两个年轻犯人。回号后，难友们说：“我们以为这会儿你们早到阴间了。”赵尚志说：“闫王爷还不想让我去，这回已尝到死的滋味了，以后就更不怕死了”。

赵尚志、韩守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入狱前受党组织的派遣，在长春一边参与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一边做我党的宣传、组织工作。一次，他们到一个日本人开的刻字店刻

“中国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印，被日本店主向军阀当局告发而被捕。赵尚志、韩守本在敌人的酷刑面前，始终坚持说自己是国民党，深信三民主义。长春警察厅根据查抄的印刷品，认定他俩为“共产党正犯”，按“共产党重大嫌疑犯”交吉林省督军军法处处理。3月4日，赵尚志、韩守本被押往吉林，投入吉林第一监狱。

吉林第一监狱是吉林省三大监狱之一，地处吉林市巴虎门里，俗称“巴虎门大狱”。陆军监狱和军法处看守所也设在这里，狱里关押着近千名已决（判刑）囚犯，也有军法处的未决（等候审判、量刑）犯。在押犯入成份复杂，有共产党、国民党及对当局不满的政治犯，也有土匪、强盗等刑事罪犯……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当时监狱里有几个叫做“炕头”的罪犯，入狱前这些家伙都是为害一方的流氓恶棍，强盗惯窃，入狱后他们不改亡命之徒的本性，勾结看守、看守长，在狱里称王称霸，欺压同监犯人，是监狱里的一害。这个监狱有四个大“炕头”，人称“四大金刚”，许多难友身受其害却敢怒不敢言。赵尚志来后不久，便和狱中几个接上关系的党员商量，要教训一下“炕头”，借以扩大狱内地下党的影响。1928年春，一个专抢富户的“胡子”被投入监狱，“炕头”抢光了他身上的钱，还强迫他交，“胡子”哀求说没有了，几个人不仅把他暴揍一顿，还不让他吃饭，晚上硬逼着他睡在尿桶旁，“炕头”和帮凶撒尿时故意溅他一脸。早上让他抬尿桶，干重活。青年囚犯陈福祥看不过去替他求情，“炕头”一声吆喝，一群帮凶把“胡子”和陈福祥按在地上，劈头盖脸地打起来，还说他们要逃跑、暴动。看守早已和“炕头”串通一气，不由分说，反将陈福祥二人关进黑牢。后来活活把“胡子”打死了，陈福祥

也险些丧命。赵尚志利用法院过堂的机会，向法官控诉了看守与“炕头”的不法行为，但毫无结果，于是赵尚志组织政治犯暗中搜集“炕头”的不法行为，集体签名，向典狱长、法院指控这些坏蛋与看守、看守长互相勾结干下的种种坏事。赵尚志对典狱长和法院提出警告：“如不处理，将向社会、报界提供情况，将狱中黑幕公布于世！”监狱当局害怕政治犯闹事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不得不给那四个“炕头”戴上重刑具，押往分监。几个被指控并且证据确凿的看守、看守长，也被调到分监去了。狱中的地下党员为难友们除了一害。几天后，赵尚志又动员几个犯抢动罪行的青年，把在狱中横行霸道、以打中国人取乐的特殊犯人——八、九个白俄痛打了一顿。看守上来干涉时，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这帮家伙喝醉酒后要放火烧监狱，我们才打他们，不然监狱就着火了。”狱方明知中国犯人借口教训白俄，但找不到反驳的证据，也就不再深究，从此白俄老实多了。他们说：

“赵尚志这小子不好惹，千万别碰他。”赵尚志除暴安民、惩治不法之徒的行为，使狱中难友十分佩服，他的威信也越来越高了。

除掉了“炕头”，压住了白俄，难友们的处境仍十分艰难——疾病和虐待时刻折磨、威胁着犯人。监狱的典狱长肆意虐待犯人，大量克扣囚粮。狱中无论冬夏，一律两顿饭，早饭是一碗高粱米粥，一块酸臭的萝卜咸菜，晚饭是一个窝头，一碗清水菜汤。火炕从来不烧，虱子、臭虫满炕爬，咬得难友们彻夜难眠，监狱里无处洗澡，无处理发，病了没药，一旦瘟疫蔓延，犯人便接二连三地死去，即使在平时也有病、饿而死的，王典狱长借之大吃“空头”。赵尚志与共产党员韩守本、张有仁等商量：“咱们不能眼看着被他们折

磨死，大家要团结起来跟他们干！”赵尚志组织共产党员串连同监难友揭露王典狱长的种种恶行。一天，监狱的余看守长（地下党员）告诉赵尚志：“张学良要搞东北易旗，几天后省府要来大员到监狱视察”。赵尚志认为这是个好机会，便分头找党员和政治犯商量，决定搞一次反对克扣囚粮的绝食斗争。

监狱教务科“教诲师”刘作恒为人正直，暗里与狱中地下党有联系，赵尚志就让他把绝食斗争的计划传达给各号犯人。他还帮助弄来了墨、笔，联络了一些同情政治犯的看守。这天上午10点，王典狱长陪着省府大员到监舍视察。大家把早已写在白被单上“控告典狱长”的大字标语伸到铁栅外，各号难友纷纷高喊：“反对克扣囚粮！”、“改善犯人生活条件！”面对省府大员，王典狱长热汗直流，狼狈不堪。省府大员很不高兴，匆匆转了一圈就走了。犯人们当天开始绝食。吉林第一监狱是省城重地，“犯人”绝食对省府震动很大。吉林省督军张作相派省高等检察厅长肖如华到狱中处理这件事。开始狱方追查闹事者，企图用蹲小号、戴重刑具把绝食斗争压下去，无奈组织起来的囚犯根本不听他们那一套。二、三天过去了，有的监号开始出现昏死者。狱方惊慌了，赶忙派人到各监号“好言相劝”，做了不少的可口饭菜，并答应改善监狱条件。狱中的看守平时也受气挨压，再加上受到共产党“囚犯”的熏陶，十分同情政治犯的绝食斗争，一度曾用罢岗行动配合“犯人”斗争。高等检察厅长肖如华怕事情闹大，眼看近两个星期的绝食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不得不答应一切条件，当众宣布王典狱长撤职调离，难友们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

1928年12月东北易旗，监狱把赵尚志、韩守本的案情

报告给南京国民政府。南京来电，把赵、韩二人解往南京审理。1929年3月经南京审理后认定，赵尚志、韩守本系国民党员，为组建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一案在吉林监押，系旧军阀所为，最后判决无罪释放。

赵尚志出狱后，立即投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联，成了抗日名将。他带领部队英勇抗击日寇侵略者，立下了赫赫战功。

张永生

肖丹峰智斗袁麟阁

1928年1月31日，在国民党反动军阀统治下喧闹一天的长春市，随着夜幕的降临逐渐平静下来，座落在六马路的大东日报社里亮起了灯光，点燃了火炉。报社总编辑肖丹峰站在窗前，透过结着冰花的玻璃窗，遥望街上熠熠闪光的灯火，陷入了沉思。

肖丹峰，双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由吉林一师毕业后来到长春，以大东日报总编辑身份从事地下斗争，负责中共吉林临时县委宣传和学生支部工作。当年他只有26岁。

就在肖丹峰沉思的时候，突然街上由远及近传来一阵汽车声。出于地下工作者的敏感，他朝窗外一看，只见一群穿着警服的警察，像乌鸦似的闯到报社门前砸门。沉着的肖丹峰盘算一下，不慌不忙地让会计王玉书去开门。趁警察还没进屋，肖丹峰稍加整理一下东西，然后钻进被窝里假装睡觉。

王玉书是报社的一个年轻人，十分精明、能干。他很佩服肖总编的才干、平易近人的态度和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平时和肖丹峰处得很投机。王玉书刚来到门口儿，就见一群警察破门闯了进来。

原来国民党长春警察厅第一署长袁麟阁接到上峰的命令：“大东日报社总编肖丹峰实属共产党首领，火速缉拿，不得有误。”敌人气势汹汹地闯进屋来，第一句话就问：

“肖丹峰在吗？”

王玉书见势不妙，回答说：

“不在。”

敌人又问：

“屋里有人吗？”

王玉书稍加思索说：“有位吉林来的客人。”袁麟阁闯进里屋一看，床上躺着一位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戴着眼镜的青年。在袁麟阁的记忆里，肖丹峰是瘦高个儿，不戴眼镜的中年人。袁麟阁定了一下神，仔细看一遍，认定这个人不是肖丹峰。

原来，有一次袁麟阁邀请大东日报总编辑赴宴，肖丹峰意识到这样的场面不宜抛头露面，应付官场又不能不去，便让报社记者项文元替他去应酬了。所以，袁麟阁一直张冠李戴把项文元误认为是肖丹峰。

即使是这样，袁麟阁也不肯轻易放过，唯恐肖丹峰在自己的鼻子底下溜走。于是，他声色俱厉地盘问肖丹峰。肖丹峰有问必答，丝毫问不出破绽。袁麟阁心里寻思，难道肖丹峰跑了？沉思了一下，又吩咐警察到后院找来了七、八个检字工人，让他们辨认屋里的这个人是谁。

朝夕相处的工友们看着肖丹峰的神态和屋里的势态，已猜出根由，异口同声说不认识。袁麟阁无奈，只好带领警察到后院去搜，搜了一会，仍是一无所获。袁麟阁不禁恼羞成怒，端着手枪，又凶恶地闯进前屋，枪口对准肖丹峰的脑袋：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肖丹峰已有了思想准备：

“免贵姓赵，名云山，彩的云，山水的山。”

“哪来的”

“吉林”

“干什么的？”

“教员”

“哪个学校的？”

“毓文中学。”

“校长是谁？”

“李光汉。”

“学校在什么地方？”

“临江门。”

“到这来干什么？”

“报社约我来改稿子。”

.....

连珠炮式的审问，使屋内的空气异常紧张。袁麟阁脸色铁青，肖丹峰却坦然自若。狡猾的袁麟阁用征询的目光扫视一下旁边站着的警察，那警察对肖丹峰的回答连连点头。

袁麟阁显得十分懊丧，刚想要走，他一下子又盯住挂在墙上的棉大衣。他三步并作两步，上前就伸手翻大衣兜。会计王玉书心里深为肖丹峰捏把冷汗。因为大衣兜里装着肖丹峰的记者证，上面还有他的照片。可奇怪的是，袁麟阁翻遍了所有的衣兜也没找着什么可证实肖丹峰身份的证据。王玉书也不禁奇怪，肖丹峰的记者证哪儿去了呢？袁麟阁没抓到入，又没搜到证据，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待警察走后，王玉书惊讶地问肖丹峰：“你的记者证呢？”肖丹峰指着地上通红的火炉说：“我早就把它转移到哪里去了。”

当袁麟阁犹如丧家犬，返回长春警察厅的时候，已是东方欲晓。肖丹峰告别战友，从容不迫地走出了报社，转移到新的地方，去迎接新的战斗！

刘建伟

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1929年，驻扎在延吉县翁声砬子的东北陆军十三混成旅七团第三营招募的新兵中，有一位身材魁梧、粗眉大眼、纯朴中透着刚毅、憨厚中透着精明的青年。在训练中他吃苦耐劳，很快就在新兵中初露头角，深得营长王德林的赏识。他就是以后有名双枪将——史忠恒。

史忠恒出生在吉林省永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世道的不公、生活的磨难，使史忠恒从小就养成了倔强的性格，他爱憎分明，富有反抗的精神。1926年，史忠恒终于不堪忍受屈辱而离家出走，几经辗转投到王德林部下当兵。

王德林响马出身，性格粗犷豪放，重义气，讲本事，史忠恒在这里感到心情很舒畅。由于他聪颖好学，不久练得能双手使枪，并被提升为班长。王德林见他是块“好料”，又把他送到旅部军事教育连受训，使史忠恒又学到许多军事知识。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在沈阳得手后，迅速向东北腹地推进。史忠恒深深愧疚自己身为军人却不能救百姓于水火，下决心与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这天他找到几个无话不谈的“哥们儿”班长商议。

史忠恒开门见山地说：“弟兄们，现在小日本是越来越凶，当官的不抗日，咱们也跟着挨骂，老百姓养活咱们当兵的有什么用啊！”

“是呀，军人不卫国算什么军人？”一个班长附和道。

“唉，长此下去，国将不国，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又一个叹道。

“光叹气有屁用！”史忠恒一拳砸在桌面上，“当官的

不抗日，咱们自己干，就拉队伍和他们拼，至少也不能让小鬼子在咱面前耍威风！”

“对，史大哥，你领头，咱们兄弟豁出来和小日本拼一场！”

大家七嘴八舌，主张抗日的情绪如蒸腾的沸水到了顶点，史忠恒接着说：“我看咱们先建立个组织，平时多和弟兄们唠唠，打鬼子得人多势众才行。”众人觉得史忠恒说得在理，就决定成立反日会，由史忠恒当会长，大家共同向士兵宣传抗日救国。从此，抗日思想便如飘落的蒲公英种子，在士兵中撒播开。

1931年10月，日军吉会路修筑测绘队的几个测绘员强行闯入三营防区测绘地图，并旁若无人地到三营炮位窥测。史忠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气愤难捺，他马上找到几个反日会员说：“弟兄们，咱们天天说要抗日救国，今天就要来真格的了。小日本欺人太甚，竟来到咱们营里搞鬼名堂，我看咱们就先收拾这些鬼子！”出乎他的意料，在场的人谁也没有搭腔。史忠恒的血忽地一下涌上来，他真想狠狠地给他们几个耳光。可转念一想，他的心情也不禁沉重起来，上面命令不抵抗，这打鬼子就是违抗军令，会招来杀身之祸呀！自己只是个小班长，既无力号召别人，更无力保护别人，难怪弟兄们不说话呀！可是，就让小鬼子在三营的防区里示威吗？不，绝不能！想到这里，他象是自言自语，又象是对大家说道：“我也理解各位的难处，不过我是打定主意了，你们都不干，我自己干，我情愿做战死鬼，也不当亡国奴！”

在场的人看到史忠恒如此坚定刚毅，都被深深地感动了。想到亡国的耻辱，想到战士职责，这些热血男儿怎能压抑心中的怒火，他们一齐拥上来：“好，史大哥，我们跟你

一起干。”看到弟兄们终于鼓起了勇气，史忠恒心中十分欣慰，不过他还是劝道：“弟兄们，此事性命攸关，望三思而行！”弟兄们激昂地说：“史大哥，啥也别说，我们也和你一样，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看到大家决心很大，史忠恒悄声说了句：“好，弟兄们，抄起家什，跟我上！”说完率领十几个弟兄直奔三营炮位而去。

再说这几个日本测绘员，为什么敢在东北军的防区里耀武扬威地横冲直撞呢？在他们的印象中，东北军都是些属兔子的，一触即溃，一打就跑，因此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不料正当这伙人要去三营炮位窥测的时候，忽然从路边钻出十几个东北军，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只见他们一个个刀出鞘，弹上膛，满脸怒气，日测绘队长一见不由地倒退几步，心想，哪来一群不要命的家伙，稍镇定一下，便手指对方叫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快地开路！”

史忠恒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混蛋，你们是干什么的，到我们防区搞什么鬼名堂，我警告你们，赶快回去，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

日队长一听不禁有些恼怒：“我们大日本皇军奉命测绘道路，你们的不要挡路，不然死啦死啦的有！”

史忠恒一听更是气愤：“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你们可以来去自由，我们中国人不让你走就死啦死啦的有，好，今天就看看咱们谁死啦死啦的有”。不过为避免冲突扩大，他还是说道：“告诉你们，防区属军事重地，外人不得擅自入内，你们要是强行进入，我们……”

“笑话！”日队长一听，不禁一声冷笑，回头对其他队员说：“你们瞧，他们还要在大日本皇军面前舞刀弄枪，啊

，哈哈……”其余人也一同狂笑起来。笑声稍停，日队长又接着说：“你们的蒋委员长让你们的不要抵抗，明白？快快的开路！”回头又一挥手：“我们的继续前进！”说着队伍直奔史忠恒他们冲过来。

日本人的话激荡着每个人的心，身为军人面对侵略者却不能抵抗，这岂不是军人的奇耻大辱！史忠恒一见敌人肆无忌惮冲过来，恨得咬紧牙关抬手就是一枪，只见那个日本队长“咕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另外几个弟兄也随着开了枪。

这伙日本人自从“九·一八”事变后，头一次遇到抵抗，骄横之气早不翼而飞，没被打中的慌忙扔下工具，嚎叫着向回跑去，身后留下了日测绘队长等三具尸体。

史忠恒等人的正义行动，给狂妄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以当头一棒，日本对此事哪能善罢甘休。日本驻龙井领事馆通牒伪警备司令宫吉兴，要求缉拿“凶手”，汉奸熙洽也电令王德林要尽快严惩“凶手”，他们还派人伙同日寇亲自往三营驻地直接找到营长王德林兴师问罪。一时三营的空气变得十分紧张，大家都在惶惶不安地等待着。

此刻史忠恒心中也不平静，虽然杀了几个日本人出了口恶气，可是小鬼子和上司追问下来怎么应付呢？王营长这么长时间也没动静，肯定是有心保我，不过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个办法，况且鬼子气势汹汹，搞不好还要连累更多的人。不行，我不能让王营长为难，于是他决定前去自首。弟兄们一听史忠恒要自己送上门去，都纷纷劝阻。史忠恒把利害关系向大家一讲，他们不禁对史忠恒十分敬佩地说：“那好，我们也一起去向王营长求情，要是不行，咱们就造反。”一行人簇拥着史忠恒向营部走去。

此时此刻王德林正在屋里琢磨着怎样答复日本人，忽然房门被推开，史忠恒等人大步走了进来。只见史忠恒跨前一步，“营长，好汉做事好汉当，小鬼子是我杀的，我不让你为难，把我绑上交给日本人吧！”说着摘下双枪递到王德林面前，他身后弟兄们也唰地跪了下来，几乎异口同声地喊道：“营长，不能这么做呀！”

王德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静地看着史忠恒等手下弟兄，心中十分激动。“绿林”时就除暴安良、扶贫济困的王德林，在“9.18”后看到东北军妥协退让，看到日本侵略军的残酷霸道，看到骨肉同胞的深重灾难，抗日之心早已暗中滋生。听到史忠恒带人去杀日本人的事后，他在心中不住地称赞。这些天，日军和吉兴、熙洽等人追着要严惩凶手，王德林就在想方设法保护史忠恒。面对今天的情景，他更为部下能有如此爱国之举和慷慨赴死之胆略而自豪，也深深地为之感动。他又扫视了一下弟兄们，然后说道：“弟兄们，大家请起，我知道，忠恒是好样的，你们大家都是好样的。你们杀了小日本，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谁不高兴啊！你们让我把忠恒给日本人送去，也太小瞧我王德林了。今天，我借此机会宣布，我王德林从今天起反正抗日，弟兄们愿意抗日的跟我干，不愿意的悉听尊便！”王德林的这番慷慨激昂、肝胆相照的剖白，令史忠恒等人万分激动，他们忽拉一下把王德林围了起来：“我们都跟着你干！”王德林宣布了反正抗日，也似乎卸下了压在心上的一块重石。他兴高彩烈，满脸放光，“好，弟兄们，咱们就一起狠揍小日本这狗娘养的。”他转身拿来两把手枪放到史忠恒手上：“忠恒，我王德林以后打鬼子可少不了你这双枪将啊！”

1931年11月23日，王德林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

在史忠恒等爱国官兵请缨杀敌爱国激情的触动下，毅然率部举起了抗日旗帜，于1932年2月8日，正式成立了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王立新

情报十万火急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的一个冬天的早晨。抗联游击队的交通员金相和突然接到老交通朴大叔送来的一份十万火急的情报，要他立即转送给地下县委。情报的内容是地下县委组织被叛徒告密，敌人决定在当天夜里在县城内进行一次全面大搜捕。情报必须在中午十二点前送到县委，不然敌人行动了，那地下县委就要遭到破坏。损失就不可想象了。

清晨，金相和推开房门，夜里一场大雪下的足有二尺多厚，山野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天气倒使经验丰富的交通员犯了寻思：雪停了，日本鬼子的巡逻队必然要出动，通往县城，只有这唯一的一条路。敌人在这条路上除了设有几处哨卡外，还经常出动巡逻队到处游动。哨卡可以绕过去，难躲开的就是巡逻队，搞不好就和他们遭遇上，怎么办呢？这时老交通朴大叔的话又响在他的耳边：“情报必须在中午十二点前送到。不然地下县委……”想到这里，他回身带上门，端起妈妈早已为他盛好的饭菜，狼吞虎咽地扒拉几口，撂下饭碗笑着对母亲说：“妈妈，今天我要出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你再给我带上一瓶酒吧，路上冷了好暖暖身子。”

金妈妈看了一眼儿子说：“你刚才不是已经喝过了吗？怎么还要酒呢？喝多了万一误了事情怎么办！”

金相和二十五六岁了，可是在妈妈面前，总是有一股孩子的顽皮劲，他凑到母亲的近前说：“妈妈，昨晚上下雪的太大了，天又这么冷，你就再给带上一瓶吧！”

金妈妈看着儿子笑了。老人家知道儿子是个有正事的人，平时从不无故贪酒吃。儿子二十刚出头就和打鬼子的抗联队伍有联系，以后亲自组织起农民自卫队、反帝同盟会、儿童团等，带领群众袭击警察所，打死恶霸地主潘光年，在蛤蚂河子这一带孩子大人都知道。后来参加了抗联组织，更是没白天黑夜的跟着干，不论是为游击队护送干部，给队伍筹物送粮，还是传递情报，每次都能巧妙地 and 敌人周旋，准确无误地把事办成。于是，她从柜子里拽出一瓶老白干，递给儿子并嘱咐着：“路上要少喝，当心误了大事！”

金相和高兴地给妈妈来了个立正敬礼：“妈妈，你就放心吧！”然后把棉袄大襟一抿，拿根草绳子往腰上一扎，狗皮帽子扣在头上，告别母亲走出家门，踏着没膝深的大雪上路了。

这时太阳刚刚从东山嘴里爬出来，映得雪地银光闪闪。刺得金相和的两眼直冒金花。到县城有近百里路，一个上午把情报送到县城，时间也真够紧张，再说，路上还说不准遇到什么麻烦呢！他没有想的更多，迈开大步，深一脚浅一脚只顾向县城奔去。不多时，已走出了罗圈沟口子。沟口外，没有草，也没长树，是一漫平川雪地。金相和伸手摸摸怀里揣的情报，暗自提醒自己：这是通往县城的唯一的，也是敌人严加防范的地段，一定要小心，只要顺利闯过这片雪地就好办了。他走着走着，忽然发现远处的雪地里有一溜黑点在移动着。他忙停下来，用袖口擦了擦被雪刺花了的眼睛，终于看清了，是十几个人迎面走来。他想起，地下县委最近几次组织城里工人暴动，农民抗粮抗税，闹得鬼子整天吃不好睡不安，特别是有几个据点的炮楼子被游击队给端掉了以后，敌处处加强了防守，这回可不能粗心大意，怀里揣的是